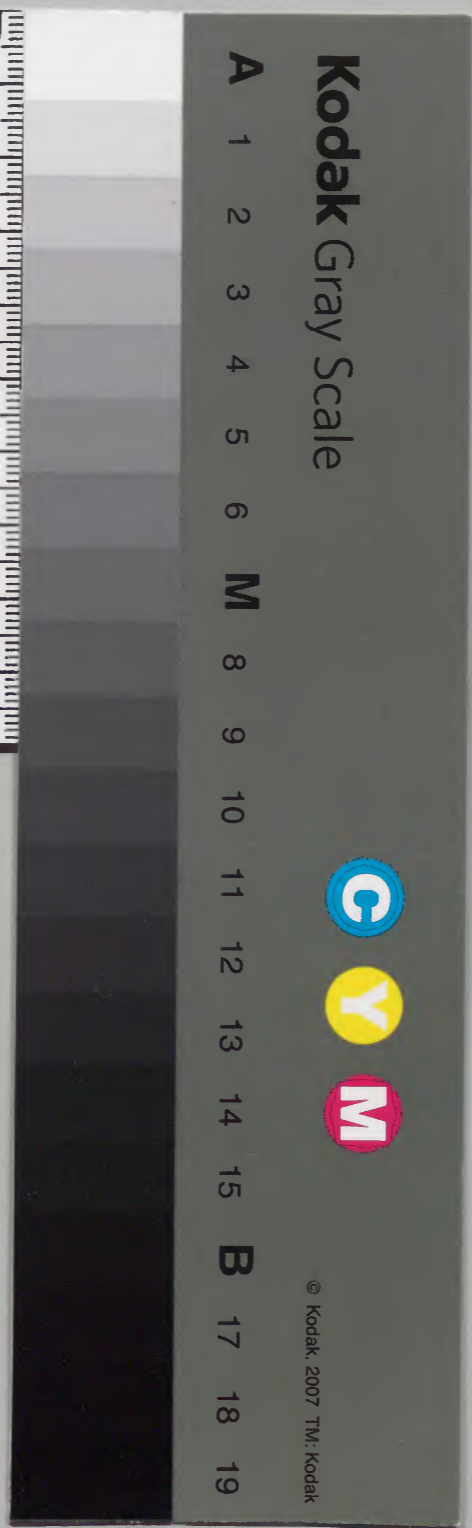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92)		
函號	別	6	1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辛亥宋高宗紹興元年
盡丁巳宋高宗紹興七年 凡七年

辛亥 **紹興** 元年 **金天會** 九年 春正月以張俊為江淮招

討使岳飛副之

時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據江淮
湖湘十餘郡尤悍強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
之意多造符讖幻惑中外久圍江州朝廷
患之以俊為招討使俊請岳飛同討許之

進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宋高宗紹興元年 一 續編

李成陷江州

未幾復陷筠州

謝克家罷○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復進誤國之賊

發明

孔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

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而下暴盜思伐之矣秦檜狎邪小人初無過人之德因主和議虜縱之還其罪固不可原者頃因高宗無識擢為參知政事蓋參政宰相之漸檜何人而宜居是任乎是乃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

矣其不覆人之家國者幾希自是而為參政自是而為宰相自是而主和議自是而沮戰功然則貽禍不亦大哉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其亦履霜之意云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羣盜皆遁

俊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介江筠之間遂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俊為怯俊謀知賊怠乃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絕生米渡出

張俊兵畧

以此收人
心賊衆瓦
解矣妙

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伏。以紅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俊與沂中復前後夾擊。賊大潰。進以餘卒奔南康。飛夜引兵至朱家山。又斬其將趙萬。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俊與飛遇。成於樓子莊大破之。遂復筠州。成復以十萬眾與俊夾河而營。沂中夜銜枚渡河。與俊夾攻。成又大敗。俊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去。因呼俊為張鐵山。遂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盜皆遁。

發明

兵不貴多而貴在於得民心。將不貴勇而貴在於得賢人。苟不得民心。則雖貔貅百萬而前徒為之倒戈。苟不得賢人。則雖猛將千員而血流為之漂杵。上書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而俊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沒人善之深意也。

金人陷鞏洮諸州

兀朮陷鞏洮河樂蘭廓積石西寧州。自是涇原熙河二路皆為金有。

通鑑綱目

卷之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

三

續編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兵于興化。撻懶北遁。

榮本梁山濼漁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襲據通州，聯舟入興化，縮頭湖作水寨以守。金撻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隔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俘馘五千餘人。撻懶拔餘眾奔還楚州，退屯宿遷，尋北去。榮告捷于朝，遂以榮知秦州。

發明

善有可錄，雖盜賊小人不棄。此公天下之大法也。榮乃漁人，微之微者，武

功大夫職之小者，而能以寡敵眾，擊敗金虜，俘馘五千餘人，顧不偉哉。書之足以見中國之遺烈，雖微而賤者，尚有忠君愛國之心，而能破虜數萬之眾，撻懶為之北遁焉。其攘夷狄安中國之義，蓋亦表表者矣。故特書以予之。

張浚軍閬州，分諸將守川陝。

金人破福津，蹂同谷，以迫興州。浚遂退保閬州，而以張深為四川制置使，與劉子羽趨益昌。王庶為利夔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知興元府。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

通鑑綱目 卷之三
年五十九 諡
曰昭慈獻烈

金襲西遼曷董城不克

金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遣使索之夏國報以境土不相接亦不知大石所往粘沒喝以耶律余覲遼之近族必知其巢穴以番漢及女真軍萬人付余覲使攻大石于漠北曷董城臨行質其妻子仍起燕雲河東夫運餉曷董去雲中三千餘里是行也三路之夫死者不可勝計

劉光世復楚州五月光世使都統制王德襲揚

州擒郭仲威送行在斬之

時仲威謀據淮南以通劉豫故也

作大宋中興玉寶

發明

作不宜作也所謂中興者統緒既絕而能克復舊物功光祖宗業垂後世

如商之高宗漢之光武斯無愧於中興之名也帝乃徽宗之子乘亂即位天下猶未盡失非如光武兄弟雖為宗室崛起草萊之比况嗣統至是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非如光武之能規恢先業不過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中興哉今而作

中興王寶寧無愧於心耶。用是而觀則其自足苟且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特書于冊深譏之也。

廣義 高宗此舉足以聳動人心而遏絕亂略也可謂舉得其當者矣。綱目特書

于冊為
牙幸焉

○張俊追敗李成于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

俊引兵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眾數萬皆潰馬進為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

豫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廣義 分注載江淮諸郡悉平岳飛功第一。嗚呼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事付飛而

不為讒間所沮則金虜不足平矣豈特江淮諸郡哉

六月攢昭慈獻烈皇后于越州

詔權攢于會稽縣之上皇村俟軍事寧歸葬哲宗園陵

張浚以吳玠為陝西諸路都統制

時關隴六路盡陷于金、止餘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

劉豫置招受司于宿州

豫置招受司、誘宋逋逃、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為安定郡王

先是下詔曰、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神宗初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今其封久不舉、有司具上應襲封者、至是以德昭玄孫令話為安定郡王、自後襲封不絕、

廣義

宋之太祖雖襲五代之弊而篡周其德澤人人之深誠有過焉彼傳位于

太宗也雖以母后之命、非其一念友于之仁、安能若此哉、綱目大書于冊而分注備載其實者、于以見天俾高宗幹旋舊疆遺土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于太祖邪、

范宗尹免

宗尹有才智、年三十為相、毅然以國事自任、然為政多私、屢為言者所詆、秦檜從而擠之、帝亦惡其為人、會侍御史沈與求奏其罪狀、遂落職、

八月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浚既敗于富平，乃思端言，召之還，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吳玠憾端，因言端再起，必不利於公。王庶又從而間之。玠復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以示浚。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燔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

發明

殺殺無罪也。浚前以讒間而貶曲端，此以讒間而殺曲端，則其專輒無君

之心著矣。用刑之道當循至公，當殺而不殺，則其政刑為有虧，不當殺而殺之，則其政刑為有濫。曲端無罪，何故殺之？蓋由積忌之心，勝則其政刑為逆，施前既貶而黜之矣。此復執而殺之，抑可謂之公議乎？噫！魏公忠義之心，確乎不拔，無可擬議，獨殺端一事，甚累盛德，豈非君子時有不仁者哉？書殺曲端而不去其官，既以明端之無罪，又以著浚之擅殺也，其旨深矣。

廣義

大抵老成謀事之言，不取信於事始之日，每見信於事畢之時。觀夫曲端為都統制而告浚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水戰，金人新造之勢難

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後十年乃可斯言也何其老成而善於料敵耶可謂以全取勝之術也夫何浚積前疑承制貶端至其喪師富平乃思端言不啻契券之符然而召還復其官固為當矣奈以中無所見聽讒殺端果何理哉綱目於張浚不銜而於端則書其官者所以不與浚殺之也雖然端亦不能無罪焉建炎二年十一月婁室陷延安何其急也端與王庶不協而逗撓不進其有愧于廉藺賈寇也多矣

以汪伯彥為江東安撫大使既而罷之張守免

時黃潛善已死張守復薦用伯彥侍御史沈與求論劾之詔伯彥視新職守亦引疾辭去

發明

伯彥朋姦誤國罪不容誅茲既貶黜甫免典刑幸也復薦用之豈其宜哉

張守以正直存心而其薦賢僅若此類則識趣卑陋甚矣使非沈與求之糾劾高宗之悔悟則小人之禍未已也故夫書既而罷之嘉能悔也書張守免著可免也吁

以李回叅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以

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范宗尹既去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廣義

高宗既相秦檜，則中興之業自此喪矣。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制詞略曰：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名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也。

發明

程頤子倡鳴道學，有繼續孟氏之功，固非士之隨世就功名者比也。然終

於擯棄以沒其身，至是詔贈官爵，加以褒稱，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以呂頤浩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

頤浩入對，首言先平內寇，然後可禦外侮。今李成摧破江淮，惟張琪邵青兩寇，不久可平。惟閩中之寇不一，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潭，曹成等在湖南江西之間，而南雄英韶諸郡賊兵多寡不等，然閩寇最急，廣寇次之。蓋閩中去行在不遠，二廣不經殘破，若非速除，為害不細。帝深然之。

復修日曆

翰林學士汪藻言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謂之日曆所以備言垂一世之典苟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何以示來世帝從之即命藻

天象

長星見詔求直言

發明 是時盜賊縱橫夷狄跋扈長星之見天戒昭昭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分注略不見其言事之臣此必當時虛應故事無聽言之實故綱目亦不得而存之

耳書此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中興其可得哉

○冬十一月李回罷○王德殲邵青之衆于崇

明沙獲青送行在

青寇宣州進圍太平劉光世招降之尋復叛去聚其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光世令王德討之德執旗麾兵拔柵以入青衆大潰翌日餘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德獻諸行在餘黨悉平

發明

殲盡之也。如春秋齊人殲于遂之殲，言盡殺其衆也。蓋誅亂討逆王者之師，不嗜殺人。王者之將，彼悖逆之罪雖大，不過誅其首惡，撫其餘衆而已。何必逞忿盡殺，然後為快乎？漢之鄧禹、宋之曹彬，皆稱仁義之將者，由其不嗜殺人故耳。王德用、曹彬皆驅其生靈陷於鋒鏑，惻隱之心安在哉？故直書殲，邵青之衆以著其暴。

以孟庾參知政事。○金兀朮寇和尚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

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

食

兵

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玠在原上，鳳翔民感其遺惠，相與夜輸芻粟助之。玠償以銀帛，民益喜輸者益多。金人怒，伏兵渭河邀殺之，且令保伍連坐，民冒禁如故。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破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狃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官軍相拒。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

宋高宗紹興元年

元木一厄
于世忠再
厄于吳玠
真快舉也

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垵。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因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鬻其鬚。髯而遁。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之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盡死力。故能成功。

廣義

川蜀富饒。金人朶頤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初置見錢關子

時命張浚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路不通舟。錢重難致。乃造關子付婺州。召商人中以給軍食。商人執關子于權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發明

徽宗之時。東南困應。奉之擾民不聊。生以致天下大亂。浸不能支。高宗中興鑒前事之失。正收人心之時也。今以椿辦合用。而置見錢關子。州縣以關子免糴本。未免抑配。而權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自是人皆嗟怨。江左沸騰。噫欲收人心之時。而行失人心之事。其可謂之善理財者乎。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猶是新法之遺害

十一月以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

辛企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熾乃命庾為宣撫使世忠副之發大軍由溫台路入閩汝為聞大軍將至亟入據建州

富直柔罷○十二月盜曹成陷道州

成初陷漢陽鄂州屯攸縣湖東安撫向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遣兵扼衡陽欲圖之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即擁眾而南官軍悉潰成大掠執子諲而去

金以陝西地界劉豫

於是中原盡屬於豫

廣義

逆豫所為不過踵石晉之醜行耳君子於豫乎何誅

壬

二年

金

天會十年

春正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世忠聞汝為入建州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率步卒三萬水陸並進直抵鳳凰山五日破之汝為自焚死斬其二弟岳吉以狗擒其謀主謝嚮施達及裨

兵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

古

續編

安民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

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撫使。○置御前忠銳軍。

分降盜崔增邵青趙延壽徐文等所部兵為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

不許調遣。

廣義

分注云。以降盜崔增等為之。蓋增等雖降。恩信未深。况其狼子野心。于時秦檜又知樞密倘觸事而發。為禍不小。此舉失矣。

帝初御講殿。

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發明

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齊其家。若夫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是而推。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二年

左

續編

之矣帝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茲能初御講殿是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意也高宗於兵亂倥傯之日而能不忘講學之功蓋亦知所本者人君而不好學則天下之事皆無足言者矣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三月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許之知郢州霍

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明走之

仲上疏願協力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為聲援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復劉豫所陷州郡仍命河南翟興荆南解潛金房王彥德安陳規斬黃孔彥舟盧壽王亨

諸鎮撫使相為應援仲至郢州調兵知郢州霍明誘而殺之襄鄧統制李橫擊走明復其州

河南鎮撫使翟興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子琮代

之

劉豫將遷汴以興屯伊陽山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而焚其書豫復陰啗興裨將楊偉以利偉遂殺興携其首奔豫興在河南累年軍少食乏而能激以忠義士莫不自奮金人畏之諸陵得不侵犯詔以其子琮嗣職

翟興之功甚大

夏四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

初汝文知密州秦檜為州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以輔政

曹成陷賀州○詔呂頤浩都統江淮荆浙諸軍

事開府鎮江

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秦檜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

檜之奸深非高宗所能測

從行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岳飛王瓌楊沂中等皆隸焉帝嘗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

劉豫徙居汴

天怒之矣

豫至汴尊其祖考為帝置于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旂屋瓦皆振士民大懼時河淮山東陝西皆屯金軍劉麟籍鄉兵十餘萬為皇太子府庫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發明

豫既立為齊帝綱目止斥其姓名者不示其為僭國也豫既遷都汴京綱目止書其徙居者不示其都汴京也書法如此然後君臣之分明逆順之勢定而上下之防嚴矣

廣義

逆豫臣事夷狄竊據中原罪不容誅矣况汴京實祖宗興王之地今其後嗣不綱雖失舊物天亦未厭其德方且延其祚於南渡夫何逆豫昏狂不自揣度乃竊尊其祖考盜置神主於宋廟欲與太祖比肩何其不知量耶且太祖以唐明宗所祝應期而生則知天鑒厥德付托不淺雖曰篡周然其修德行仁澤潤生民豈妾婦

狐鼠輩之可擬哉今天動威以彰逆豫之惡正所以明祚宋之意也孰謂天人相去之遠而可忽哉後之欲竊人土地而私其所尊者盍亦鑒此

岳飛追曹成大敗之成走邵州

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岳飛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遁。飛追至賀州力戰大破之。成乃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纔八千人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飛謂部將張憲徐慶王貴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

兵

若等誅其首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於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討成。走入邵州。

金以粘沒喝爲都元帥。兀朮副之。○五月以權

邦彥簽書樞密院事

邦彥獻圖中興十議。故有是命。

主德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元懿太子卒。帝未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

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會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

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禪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五世孫左朝秦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其後吳才人亦請于帝。乃復取乘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命才人鞠之。皆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瑗。

發明

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太祖遵杜后之命。舍子而立太宗。萬世之公義也。仁宗感章聖之言。割恩而立英宗。天下之正法也。嗣是而後。漢乎無聞。使太祖在天之靈安能慰乎。劉文安公有言。金匱粘罕生而腹下有癥。類太祖殂時之狀。其後粘罕

入汴。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疑太祖復生。以報冤也。此其引野史之詞。雖云誣罔。亦足為證。今高宗納婁寅亮之言。即選太祖之後育之宮中。詎非公天下之大法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所以予其存厚也。

廣義

孝宗之立。實天使之然也。上天之眷實太祖。有以致之也。孰謂人君修德不可以延國祚耶。書曰。非商求于上天。惟天祐于一德。此之謂歟。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叛。頤浩次于常州。王德追延壽至建平。誅之。

頤浩至常州趙延壽兵叛于呂城鎮犯金壇殺知縣胡思忠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

廣義

趙延壽降盜也豈懷仁秉義者哉書曰叛曰誅者正名定罪也曰頤浩亦有罪乎曰輕信人言惡得無罪但薄乎云爾而已

張浚以劉子羽知興元府○韓世忠招曹成降

之

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

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眾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六月以李橫為襄郢鎮撫使○頒戒石銘于州

縣

以黃庭堅所書戒石銘頒于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翟汝文罷

汝文雖為檜所薦然性剛不為檜屈至對案相詬目檜為金人姦細故不得久居位

廣義

不書曰罷翟汝文而書曰翟汝文罷者明罷由汝文以見其非檜黨也其

亦有士氣

安民

教

予之之意深矣

孔彥舟叛降劉豫

彥舟暴橫不奉法朝廷將以兵執之遂以所部叛去

秋八月召朱勝非兼侍讀罷給事中胡安國及

程瑀等二十人

帝初卽位召安國爲給事中黃潛善惡之遂罷潛善去復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講安國因上時政論二十一篇其言以爲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分土

必先制國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事也而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覈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欲致此顧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畢矣論入改給事中入對帝曰聞卿大名渴於相見何爲累召不至安國辭謝居旬日再見以疾力求去帝曰聞卿深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安國言春秋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



學

康侯信游
醉之言亦
不識檜

國難方棘
黨禍復興

通鑑綱目 卷十三
比方今思濟艱難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
耽翫文采莫若潛心聖經帝善之命兼侍讀
專講春秋先是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
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安國嘗聞游
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
浚諸人及頤浩自常州還憾檜欲去之問計
于席益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知紹興府朱勝非
代已都督帝從之命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
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尊
用張邦昌結好金虜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
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
疆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
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為罷都督之命改兼侍

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
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
今待罪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既
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勝非處苗劉之變
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為行權
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
春秋大法尤謹于此建炎之失節者今雖特
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成大非君父之
利臣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
遂臥家不出頤浩勸帝降旨曰安國屢召偃
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非勝非不可
同都督及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艱
不肯盡瘁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為謀則善
如國計何落職提舉仙都觀秦檜三上章留

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竝落職罷官、臺省爲之一空、

發明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蓋勝非狎邪小人、汪黃餘孽、衆人之慮、但知暴虎馮河爲可避、而不知喪國亡家爲可憂、安國等極言其姦、以明勿用而呂頤浩方且曲爲隱蔽、指爲黨類、同日之黜臺省一空、嗚呼、當亂離之時、正用賢之日、而乃進一小人、退衆君子、果何謂乎、宋室誠猶厭厭垂絕之人、加以以盧扁尚恐弗愈、矧又飲之以酖毒、烏能久哉、此由高

宗中心無主、樂於欺已、知有頤浩勝非、而不知有安國程瑀也、若高宗者、誠亦可謂寄生之君耳、比事而觀、其義自見、

廣義

姦人用意之深、豈易測哉、書稱知人之難信矣、秦檜以金撻、懶陰縱其還朝、士固多疑之、然亦不能闖知其實、自是厥後、惟以言貌欺人、故高宗信其忠朴、其初安國輕信游酢、方其爲荀文若、况文若乃巨姦之輔、其出處已非正矣、就使檜如文若、亦何所取、文若之死、漢室是亦天理終不可泯、安國豈能必檜如文若之死、漢室哉、噫、安國明於春秋、而力言檜賢如此、則知人信乎其難矣、惜乎安國之賢而不

能知秦檜之姦固宜綱目
書法之異於翟汝文也

以孟庾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秦檜免榜

其罪于朝堂

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秦檜善及檜執政與
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
疾其詭言于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
當著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
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
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
出居正知婺州及胡安國罷檜留之不報遂
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

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
長乃罷檜相仍榜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
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
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
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院綦密禮語以是
事及居正所言密禮卽以帝意載于制辭播
告中外人始
知檜之姦

發明

甚矣小人之詐也以便佞爲車以邪
捷爲途以似忠似信而沽名以僞言

僞行而欲世心術反覆險如山川智謀陰
密詭如鬼神噫可畏哉秦檜包藏禍心人
無知者雖賢如游酢尚稱其有才正如胡
安國亦論其可用獨王居正甚言其非抑

亦先覺者乎王衍未用或者知其必壞蒼
生後用之而為晉禍盧杞未用識者恐其
他日之得志後用之而為唐害信乎小人
不可不防於其始帝能既免其官仍榜其
罪可謂得好惡之公矣未幾而復以之為
相者蓋由高宗之心初無定見因物有遷
云爾苟使檜之此罷而終身不用則中興
之業豈不為可成哉惜其不足以知此也
此綱目惡
惡之深意

廣義

分注備載檜賊姦狀固無深識遠見
方之李林甫盧杞殆不能及其胷中
之策不過主和議以定南北耳高宗以南
北人一言折倒蓋可知矣書曰秦檜免榜

其罪于朝堂其亦
著高宗之幸焉

天象

彗星見赦求直言

發明

前書長星見詔求直言此書彗星見
赦求直言則帝之敬天警省之心庶
幾無愧耳然而兩書求言卒未見其言事
之臣聽言之實則高宗虛應故事從可知
焉於戲天之災變本為愛君君之遇變貴
乎修已高宗忽天變而不顧輕人言而不
恤視災異而為玩畧無一毫省已責躬之
實則天亦未如之何也已矣後之有天下
者其可不以天變為
警而以人事為責哉

兵

世忠兵計之密每出人意表

○九月韓世忠大敗劉忠于蘄陽忠走降劉豫

世忠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方迎戰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大破之忠走降豫

王倫還自金

倫既被留久之粘沒喝使烏陵思謀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久困懷歸乃作爲和議謂思

謀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况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贊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者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荅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

悉帝優獎之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乃以潘致堯為通問使復如金

發明 王倫之還何以特書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故特謹而書之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以王似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

張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轉運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者眾故關陝雖失而全

邊備

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朝廷疑浚殺趙哲曲端為無辜任子羽開玠為非是乃以似為副使浚始不安

金耶律余覲謀反伏誅遂大殺遼宗室

廣義 耶律余覲者遼之親戚也叛遼降金且為鄉導以滅遼今其謀反見殺無乃天報之歟曰然則夷狄之國何以削其官而書謀反伏誅乎曰削其官者明余覲之義絕於遼也書謀反者誅其無君之心也書伏誅者定其叛逆之罪也綱目不以夷狄而廢春秋之法垂戒亂臣賊子也

賢

○冬十月禁私酤○遣官裕享于溫州○十一月李綱至潭州。湖南羣盜平。

綱至潭時湖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多者數萬人綱悉平之

王彥復秦州

彥守金州數立奇功以捍蜀桑仲既死劇盜王闢董貴祁守忠等悉阻兵窺蜀彥皆擊平之至是敗劉豫將郭振于白石鎮復秦州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

十二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

不以平賊為功反以為罪愆甚

綱上言荆湖自昔用武之地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而諫官徐俯劉斐亦劾綱遂罷提舉崇福宮

發明

君子之言淡若水飲之無味用之有餘小人之言甘如醴飲之有味用之

不足李綱之在湖南力陳恢復之計姦臣頤浩從中沮之諫官徐俯附會劾之噫小人之禍至是復甚矣雖然高宗值天步艱難之時正渴於求賢之日而乃信小人以罷君子謂之得計可乎且念李綱甫至潭州湖南羣盜悉平不賢而能之乎高宗何

故信讒之易而疾正之深耶綱目直書罷
湖南宣撫使李綱而不去其官則其義蓋
可見矣

廣義

大抵白日麗空則妖魔潛伏陰霾夜
塞則魍魎肆興汴宋當屯剝之世而
有金虜之難羣盜之雄故高宗見迫于金
虜如越如溫在明在杭居于海舟泊于港
口若羈旅遁逃無時休息羣盜又乘時竊
發各據疆土向非李宣撫諸公討平之力
其禍非小今其所言實固國之嘉謀是何
縱暴無善狀乎若頤浩者是誠無善狀者
也嗚呼高宗信讒而罷斥忠良則彼荆湘
之保障其自壞夫君子於采苓青蠅之詩

不可以
不講

擾民

初取江浙湖南月椿錢

呂頤浩朱勝非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
諸路大軍月椿錢以上供經制繫省封椿等
窠名充其數茶鹽錢並不得用所椿不給
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民患。

發明

是時天下已亂惟東南數郡迄為小
業保民內修外攘之時也夫何軍用不足
創取月椿大為東南之民患孟子曰保民
而王莫之能禦也相君謀國不臧而行厲
民之政豈不失天下仰望之心哉然則呂

通鑑綱目 卷十三
頤浩朱勝非爲國憂民之心亦未矣直書曰初蓋譏之也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浚聞王似來上疏求解兵柄且論似不可任呂頤浩不悅朱勝非又以宿憾日短浚故召之而以盧法原爲川陝宣撫副使與王似同治司事

熙河蘭廓經略使關師古舉兵復熙鞏

發明 曰舉兵復熙鞏所以予倡義也自戎狄亂華生民塗炭君父蒙塵弗克雪恥此華夏之大辱臣子之至恨也師古舉兵遂復熙鞏其可謂能知事君之義者矣

故特表而出之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春正月李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

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爲襄陽府鄧隨郢州宣撫使

發明 自胡羯交亂車駕蒙塵未聞遠近有勤王之師獨李橫前書擊霍明以復桑仲之讎至於劉豫叛逆金兵屢侵惟李橫奮義數敗其師今又舉兵伐金雖卒不能進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若此

其為斯世勸也亦多矣與
晉書張寔將兵討漢義同

詔春秋望祭諸陵

發明

是時金虜雖強然而謀臣戰將踰於曩時堅甲利兵多於往昔况虜人屢挫心頗惴恐此誠復中原雪讎恥之日也高宗不能奮有為之勢但見日南至則遙賀二帝至春秋則望祭諸陵或朝享神主于壽寧或遣官祫祭于澗州而徒飾以虛文甘於忍辱可哀也已雖然人君當勉於自強勇於修己惟義是從雖得失利害有所不計豈有畏縮苟免偷安姑息者尚可以責望中興之道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吁惜哉

○金人陷金州王彥走石泉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吳玠河池之師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擣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二月劉子羽吳玠兵潰于饒風關金人入興元

子羽玠還擊破之

續編

能

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柳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死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

劉子羽忠義所感

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床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至，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死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

權邦彥卒

邦彥與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發明

邦彥之在政府。碌碌無所建明。况嘗助呂頤浩以排李綱。此皆小人之所

爲。故卒而削去其官以貶之。

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三月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駝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

發明

觀李橫之晚節末路。未有成功。而人心復回之機。實在於此。故綱目大書傳檄收復東京。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戰而敗績。義何虧乎。春秋之法。以者不以者也。以金人來戰者。罪在彼。戰于牟駝岡是也。往戰者。罪在內。進兵擊遼是也。劉豫叛宋降金。今又引金拒宋。書之曰。以可勝誅哉。

○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虢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楊太僭號大聖天王詔統制王瓌會兵

討之

太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王瓌會兵討太

太又名么蓋楚人謂年少者爲么云

水軍都統制徐文以衆叛附劉豫

文勇力過人揮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衆呼爲徐大刀以功爲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

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衆寇通泰州

發明

董震豫將也其降宋則書來歸而不書叛徐文宋將也其歸豫則書叛附

而不書降何者董震背夷卽華舍逆從順是能知向義之方故書來歸以予之徐文背華卽夷舍順從逆是不知向義之方故書叛附以貶之嗚呼綱目逆順之勢定矣君臣之義明矣內外

廣義

前之所謂置御前忠銳軍者文在其列也且以盜來降而用之以成功者

自昔有之今文以盜來降用之似矣又信
讒而襲之果何義哉孔子曰浸潤之譖膚
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且遠矣高宗有味於此

以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

潘致堯還言金欲再遣重臣以取信遂寢出
師之議而遣肖胄及胡松年往金議和至齊
劉豫欲以臣禮見肖胄無以應松年
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七氣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棄均房○詔李橫等班師

還鎮禁邊兵侵齊

以與金議和也仍禁諸路招
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發明

豫自僭立恒斥姓名此何以稱齊罪
宋也劉豫宋之叛臣稱兵犯順法所

當討女真宋之世讎憑陵中國罪所不原
而乃以和自愚卑禮厚幣詔諸將班師禁
邊兵侵齊是蓋忘金之大讎縱豫之大逆
父兄母妻久陷虜穴中原赤子久汚腥膻
寧忍置之度外而憇不之慮乎噫高宗誠
無人心者苟有人心必於焉而變矣安肯
行姑息之政而至於如此
哉直書于冊深貶之也

五月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岳飛討江廣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羣盜悉平之

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海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雩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死士疾馳登山賊眾亂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馬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賢

廣義

仁哉武穆之心也然為將而有功能者孰不欲肆其攻略之心耶求其不嗜殺人而推其一念仁民之心者百無一二其在東漢則有鄧禹在宋初則有曹彬故其累世顯榮貴及椒房陽施陰報毫髮不爽今武穆之功固不在鄧曹之下而其心即鄧曹之心也嗚呼鄧曹名顯當時福垂後裔武穆身死姦賊禍延子姓天何厚于鄧曹而薄于武穆耶曰不然忠臣為國視死如歸禍福非所計也况鄧曹武穆所遇之主不同當夫高宗南渡之日身命宗祧危如一髮百姓所恃者武穆也金人所憚者武穆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任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諸掌豈止王業偏安

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毒于武穆也乃高宗自絕于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美故也豈武穆之德愧于鄧曹而天不善其報歟然則武穆功業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秋七月復置博學宏詞科○八月翟琮棄軍奔

襄陽劉豫遂陷伊陽

劉豫盡有梁衛之地琮不能孤立乃棄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有罪金人殺之

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發明

沂王何以書有罪原情也樛乃徽宗之子欽宗之弟不幸身為降虜萬世之恥而乃無故告變欲害父兄其惡甚矣故特書有罪以示貶然分注以按問無實樛等被誅為文綱目變文而書殺者非為沂王諱也蓋沂王雖惡中國之胄不予夷狄之誅中國也綱目王道之權衡是非之明鑑此類是也

九月呂頤浩免

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

謀變二字加于帝可歎可憐夷狄此殺反有良心

莫敢櫻其鋒。比年韓世忠、張浚、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頤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頤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學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

廣義

頤浩於高宗航海之日，奏令從官各從便去，乃知其姦非忠也。今其請復中原，亦因時勢而言耳。豈其本心哉？觀此一舉，則知其言則是，而其心則非也。辛炳常同之論是亦因人而廢其言也，無乃不可乎？

以劉光世、韓世忠為江東兩淮宣撫使，王瓌、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分屯沿江諸州。

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屯池州。世忠

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變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

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

六郡○十一月復元祐十科取士法

從朱勝非之言也

金兀朮陷和尚原

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

古主之屯武都

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

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脗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為兩事可為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曰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使金國通問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發明

不曰金遣使來而曰偕金使來則非虜人自來而肖胄強其來之意可見

矣高宗卽位遣使既多拘畱亦衆而金未嘗遣使報聘則其取侮夷狄不亦辱乎宋之爲謀者不過欲得二帝他無足較嗚呼母妻之族中原之地安可置之度外耶然其謀蓋淺陋矣故直書曰偕金使來所以不予其自來也人主視此其可不自強而

立國哉

廣義

大抵和議者卽春秋曰平曰成之謂也然欲和者顧其勢之所在何如耳

金人雖陰縱檜還以和議爲約然虜情狡黠使其勢強而宋實可圖雖百檜主和必

不肯已南寇之師今其使來而議與檜合者蓋以知夫張韓劉岳吳玠之忠勇綱紀粗立法度稍振大非渡江之日而宋之不可圖也明矣不然則虜騎日南安能致其使之偕來哉常同有見于此故斷以先振國威而後和斯言得之矣

甲寅

四年

金天會十二年

春正月韓肖胄罷

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席益罷○三月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于

仙人關大敗之

邊備

邊備

上氣

好戰

有黃天蕩
之捷兀木
不敢南下
有仙人關
之勝兀木
不敢西入
此南渡荷
延之根本

先是璘守和尚原，饋餉不繼，璘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璘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

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撒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

妄動矣。

發明

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摧鋒破敵則蜀事去

矣宜乎綱目書之以予之也

廣義

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劉之於前吳玠扼

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

下明矣

進

以趙鼎參知政事。○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

兵屬張俊。○張浚至臨安罷為資政殿大學士

居之福州

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閩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

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浚至臨安中丞辛炳以宿憾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

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浚即日行詔以王似

為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法原尋卒

發明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此書言舜

伐有苗之詞也張浚忠勤憂國終始不渝
既召還朝罷其都督已為失策降黜于外
不亦甚乎蓋一勝一敗兵家之常豈因小
衄而遂加疑貳耶古之命將者必曰闡以
外將軍主之闡以由寡人主之而委任之
專終能成事夫何浚至臨安而為鄙夫辛
炳等所劾不明臧否擯棄南闕於戲如浚
之忠君勤國碩德重望者幾何人哉朝廷
不察是非即為罷職是則君子在野小人
在位民棄不保天詎不降之以咎歟高宗
值多故之秋反棄正士其亦無能為焉耳
其亦不足責焉耳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廣義

觀夫張浚治兵興元出行關陝至秦
州復鄜州守興州保閬州任吳玠大

敗金人其以興復之事獨任諸已而中興
之功不為不多矣今也以讒見斥則知高
宗不能復父兄之讎者皆
其自取而非由乎人也

夏四月關師古及金人戰于熙河兵敗降金

師古遣兵拔金寨數十金人大衄至是慕洧
與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脫身降金

發明

或稱關師古之降乃不得已觀其拔
金寨數十金人大衄力不能勝脫身

降金是誠不得已也雖然智者不以盛衰
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王蠋曰忠臣不
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師古前既舉兵復
熙鞏此復受命守熙河縱使虜兵來攻力

不能勝死之可也脫身降金何義之有彼
既降金則是臣子於金敵國於宋背君歸
虜忘義事讎其罪可勝誅哉然何以不書
叛降蓋既降則足以見其不赦之罪奚必
書叛而後見乎春秋之法亂臣賊子法所
不原苟以不得已而怨師古則三綱淪而
九法斲亂臣賊子將接跡於天下
矣所以示誅亂討逆之大權也吁

徐俯罷

與趙鼎議
不合故也

以范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

隆祐可稱
于后

范冲能斥
邪崇正

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
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比昔姦臣
肆為謗誣雖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
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
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脩神宗哲宗實錄
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
去者以黃書新脩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
為哲宗辯誣錄由是三史得其正而姦臣情
狀益著其後論詆誣罪追貶章惇為昭化節
度副使蔡卞為單州團練副使冲祖禹子也
發明 重脩實錄予之也神宗信任安石變
更祖法姦黨相繼遺禍益慘哲宗之
初太后臨朝復相司馬光諸賢悉革新法
一遵舊制是乃撥亂反正之義也宣仁既



通鑑綱目 卷之三
崩哲宗親政召用姦邪仍變成法其脩神
宗之實錄者大抵是新法闢正言而已哲
宗既崩徽宗嗣位貶黜儉人天下望其治
平奈何蔡京等用事而陳紹述之說崇寧
紀元而朝政愈紊矣今日貶黨人明日禁
黨人正論湮微邪說暴橫哲宗實錄甫脩
是非之論顛倒豈不深可惜哉高宗感隆
祐太后之言命范冲重脩實錄由是二史
得其正曲直得其真而天地神人之憤
爲之大洩矣故特書于冊以深予之

五月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

時楊太與劉豫通欲順流而下李成既據襄
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爲

武穆精忠
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
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今當
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
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上流
利害無如飛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秋七月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朱勝非
薦之也

岳飛復襄陽等六郡

先是飛至郢僞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
飛飛鼓衆而登超投崖死飛復郢州遂趨襄

兵

指揮如意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吳

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飛遂復襄陽齊人收成餘衆益兵駐新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臯復隨州王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僞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地甚厚臣候糧足卽過江

食

北勦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發明

上書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下書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則其料敵之機速

而討賊之義勤矣苟或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容浮言搖奪則安患讎恥之不一雪哉直書曰復深予之也

廣義

抑觀武穆之將略其卽趙充國諸葛孔明之儔也雖然充國孔明破敵成

功皆不能如武穆之易焉武穆於是年五月受荆南制置使拜命卽往遂復襄陽觀其奏凱之言鑿鑿可行噫以武穆之精忠而加以智勇過人則金虜雖強不足平矣

然而卒死姦賊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祚宋也惜哉

八月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

事

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為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為勝非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

魏公知已

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

處此時勢而欲成功難矣

廣義

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樞密一疏譬則冬裘夏葛切中時病夫以

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已耶此亦納約自牖之說也
鼎其賢哉

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

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以計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

楊太敗官軍于鼎江詔岳飛移兵討之

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討太子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攻破鼎州社木寨守將許奎戰沒官軍死者甚眾於是授飛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九月朱勝非罷

先時勝非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侍御史魏矼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

有此二事其餘不足觀也矣

廣義 大抵為臣莫重於為相為相莫急於薦賢今勝非於賢媚嫉之不暇况薦乎哉分注載其保護苗劉之變固為功矣然以紓君之難言之則凡有忠義者皆能也豈相業之獨擅哉大學絜矩大道勝非有所愧焉

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

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偷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

遣其子麟姪猗各將兵會金兵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劉豫叛君事虜其罪已甚然又率夷狄以戕中國驅禽獸以攻父母則其罪逆為尤甚者故書入寇所以正逆順之名存夷夏之分也此法行然後首足各得其所冠履各適其宜而無倒置失倫之患矣故曰微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按春秋傳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者曰以今豫以逆道自處必能自知其非義久矣故不敢自為盜賊而誘戎狄為盜賊以逆犯順曾有一毫道理之可言哉故綱目書以書寇者惡豫之極也其誅亂賊之法律嚴矣

進

通鑑綱目卷十三

五

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相慶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

揚州

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召張浚于福州

進

初浚至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可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廣義

昔人有言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向使張浚不奉祠福州則逆豫之不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四年

五

續編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心未必敢萌而金師亦未必敢渡淮也然高宗於國難少紓之日卽斥逐忠良於事起倉猝之時乃追召賢佐高宗其未脫乃父若兄之故習歟

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

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平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卽上馬令軍中曰眠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卽引兵

世忠又以能密取勝

兵

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旼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鴣口橋解元至承州北門遇敵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籍溺死者甚衆撻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

發明

自虜寇再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伐木為柵自斷歸路以為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甫進伏軍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於胷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羣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也故綱目特謹而書之蓋亦深嘉而亟予之耳

廣義

是捷也足以贖江中之敗中興武功第一論者當矣

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夫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為行宮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詣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

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遠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見也。

發明

建炎以來中國微弱。江沱宴安。東奔西走。迄無寧歲。而華夏之氣大沮矣。高宗此舉。差強人意。宣九伐之雄威。奮六師之勝氣。鸞輿臨江。士氣百倍。蓋由趙鼎之為相也。在真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

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次于平江。予之也。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廣義

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十一月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

自豫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六師。

發明

劉豫叛主事讎稱兵犯順誠王法之所不赦也宋以金故稱為大齊則屈辱亦已甚矣今而始以豫之罪逆暴于六師然後逆順之分定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事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浚既受命即日起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江

進

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臯救之金兵敗走。

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于飛飛遣牛臯徐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臯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臯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岳飛此舉深合乎義矣。故特善而書之。所以表其忠君狗國之一念也。

魏良臣還自金

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仍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

金兵自淮引還

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

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猗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

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荆襄。

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眾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四年 續編

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中。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遂避之失。親

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眾。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四年 續編

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

方寸間耳。疏奏。帝賜詔褒諭。

廣義

嗟夫。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二公何修。何為而致爾耶。蓋其忠誠勳業。聞於外夷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讎之功。可以立就。夫何擇善不精。遂使臧否混淆。中無定見。况夫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廟算。高宗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夫金師方退。即為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德遠人望。不異於子儀。而成功之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天象

通鑑綱目 卷十三

乙卯五年 熙宗亶仍稱 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日食正旦此天下大變也自夷狄之

警告之自是以後而金虜復擾憑陵中國盜賊橫行宋室幾滅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紹興之終始天道不誣矣

○召張浚還

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于外

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

初粘沒喝兀朮等會朝上京以諸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太祖之孫合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金主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為景宣皇帝妣蒲察氏為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康宗妣皆為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發明 嘗觀契丹女真均為夷狄皆有國號

然契丹自初見綱目以至亡國其君則斥名其卒則書死未嘗進之也女真自阿骨打之興厥後卒亦書死今吳乞買二

通鑑綱目 卷十三 宋高宗紹興五年

世而遂書主書卒待以僭國之例夫乃失華戎之辨乎曰阿骨打斥名而書死者初起沙漠叛遼跋扈若遽使之齒中國則首足倒置冠履失所故君子斥而外之名而者狄之耳吳乞買離其本俗滅遼崛起盜有疆宇捨羶毳而襲冠帶據中土而稱帝王故綱目不得已而例以僭國處之非若契丹率腥膻之衆自沙漠而南向憑陵諸夏屠宰生靈之比烏可以此方彼哉此固書法之深意也

進
二月帝如臨安○以趙鼎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有見
鼎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吳玠復秦州

吳玠聞虜犯淮南遣吳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作太廟于臨安

時太廟神主寓溫州歲時委守臣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發明

作不宜作也中原未復二帝未還讎恥未雪內修未固正憂勤惕厲不遑

寧處之時也作太廟于臨安是將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於中原豈師行載主之義乎當時臺諫諸臣相繼進言帝皆不聽何哉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

廣應萬務之眾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而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此高宗所以無撥亂反正之才也故直書以著其失

閏月胡松年罷○置總制司

命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以孟庾提領總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賦不以期至呂頤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為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萬計賢於緩急暴斂

多矣。帝從之。至是又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三月張浚視師潭州

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太諜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罷諸州鎮撫使

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盡罷。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王德

除

廣義

昔周成王以上公之爵封微子於宋。聖人載之於書。高宗此舉是亦成王之仁也。書之于冊。其美可知。

○上皇卒于金

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涕。史臣曰。徽宗之失國也。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是蔡京以環

通鑑綱目 卷之三
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
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
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勤兵于遠
稔禍速亂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諉諸數哉自
古人君玩物喪志縱欲敗度
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爾

發明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自宋室中葉王政
不綱天下不知有宋久矣然宋室雖微中
國也全國雖大夷狄也不幸中國衰微夷
狄暴橫二帝不競服為臣虜此固失尊卑
之道亡貴賤之位萬世之恥也然則書上
皇所以嚴華夷之分立內外之防也其不

曰崩而曰卒者失天下之詞也是故諸侯
失國弑不書弑帝失天下崩不書崩欲使
有天下國家者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而無危殆之行也其義亦深切而著
明矣

廣義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夫
以仁義而創業于前者後亦難乎其
繼也况匪仁匪義者耶孔子曰父作之子
述之蓋言文王三分有二尚服事殷可謂
以仁義作于前者矣故武王得以受此丕
基而述之于後自武而降綿綿瓜瓞延祚
八百如律既絕而復張灰既死而復然者
有矣未聞受辱如徽欽者也後世惟司馬

氏篡奪魏人之國其不仁之慘極矣厥後懷愍之禍南宮氏謂其足以報齊王芳奪璽之忿與夫高貴鄉公墮車之痛斯言得之矣作史君子但以失國歸罪徽宗而不言其所自亦非探本之論也夫宋之太祖愛弟一念之仁天實鑒之其或畱賢以佐輔或灸艾以分痛或目其為太平天子其友愛太宗之心一何至哉夫何太宗當兄大漸之時燭影搖紅心田變黑何其不仁之甚耶况太祖之后嫂也何以待之太祖之子姪也何以死之夫既篡奪其兄之位又凌其兄之后若子天不報之可乎若徽欽係太祖之後是老旻與於不仁者也嗚呼太宗以不仁報其兄夫亦以不仁報太

宗一施一報理之當也何足怪哉曰然則何以不書其崩而書曰卒蓋書卒者待以亡國之君賤之也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

時奉祠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

學 教

思力行、任重詣極者、豫章一人而已。延平李侗、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謝絕世故、凡四十年、其接後學、荅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朱熹嘗從侗受學、每稱侗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無甚可否、及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發明

楊時受道程氏得其正宗事君以正屹不可犯誠當代之賢人也迨至奉

祠致政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為事而進退之機庶乎無所愧矣故綱目卒而具官以予之也

廣義

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置此大儒於左右以資啓沃則其德業必不止此今也渡江以來於龜山碩德鉅儒則棄之閒散之地於汪黃儉邪小人則置諸宰輔之尊是誠舍蘇合而取蜣轉也不亦陋哉嗚呼龜山不得遇夫商之高宗而遇夫宋之高宗其亦命也夫

五月遣忠訓郎何薛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言至此懦夫亦髮指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蘇

張浚忽主和議

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發明

嗚呼高宗誠忘讎事虜者矣。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今而父母陷於虜庭而降封公爵，則是尊親之義為有虧；父母處於窮荒而音問久疎，則是養親之道為有缺。尊養既亡，安得為孝？高宗不能斷以大義而徒遣使接踵父死，不知甘於屈辱，故曰：但見通和之使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胡寅毅然上疏，詞意激烈，高宗何故甘於自欺而不知所鑒戒哉？遂使

忠臣義士相視愕眙而高宗諉為固然恬無惻隱抑何飾非拒諫之若是哉故書罷胡寅於使金之下其義蓋可見耳

廣義 罷和議主恢復張浚之素志也今於胡寅之疏而反譏之可謂自相矛盾矣孔子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蓋以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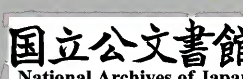
以孟庾知樞密院事○封瑗為建國公就學資

善堂

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

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尋以伯玖為和州防禦使賜名璩

廣義 趙丞相可謂名實相副者也此舉何本定國本莫先於教太子教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為首務雖然此亦天使然也使黃汪為相安能望此舉哉然亦不可獨咎黃汪也自徽欽以前求其如此舉者未嘗見諸史冊厥後孝宗克成令德豈無自哉書曰天惟式教用休此之謂也天豈爽其報于太祖乎



行統元歷

常州布衣陳
得一所造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太死湖湘平。

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益疑飛

朋友交

兵

預有成書
所以取勝

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若殺之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瓌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托使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會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

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敵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掩賊營。降其眾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水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枝窮。赴水死。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眾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累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奇其不爽時日

黃誠斬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恃其險。官軍自陸襲。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云。

發明

觀飛之神謀。聖算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

廣義

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既戡。湖湘肅清。其功為何如哉。書以予之宜也。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略。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

穆為首稱。

秋七月孟庠罷○冬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座隅

廣義

斯時也正君臣相遇之時使高宗與浚始終不渝此志則何難不可復何恥不可雪何功不可成然而未幾浚即薦檜用事可謂自伐其本而求其枝葉之茂者萬無是理也

十一月徵和靖處士尹焞于涪州

初金人陷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至山谷中而免劉豫聘之不從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拜受之因止於涪關三畏齋以居州人不識其面至是范冲舉以自代

廣義

和靖至是無復仕進之心矣觀其堅拒劉豫之聘若龔勝之絕王莽者焉非得道卓然有立者安能若是哉此則因范冲之舉怡然就道何其能審出處之若是邪噫冲之此舉一則不昧和靖之賢二則玉成高宗之德可謂一舉而兩得矣若

奇忠學

冲者其賢乎哉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張浚薦其忠也

廣義

分注云張浚薦其忠也噫張浚之起趙鼎薦之也李綱之起張浚薦之也

金伐蒙古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

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發明

春秋之法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金虜近在王畿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金又遣兵以擊蒙古其曰伐漸進之詞焉故特書于冊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與春秋所書楚伐陸渾之戎同意君子宜觀之

丙辰六年天會十四年春二月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

事○韓世忠圍淮揚金兀求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揚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不

能

致敵以脫
險奇

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末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發明

世忠以孤軍渡淮進圍淮揚略無一毫畏避爾難之意觀其復讎之志攘狄之心未嘗一刻而忘於念慮也詎肯苟安一隅而已哉使張俊奮然向義提兵速

援併力破虜則世忠必不抑鬱而空還也綱目特書于冊者以見始則喜之終則惜之耳

沈與求罷○張浚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

眙韓世忠屯楚州

張浚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夏四月劉豫陷唐州○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

副使

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發明

是時金革彌興宜行變禮況飛累表乞終制朝廷不許則非奪人之喪自奪其喪之比也君子不可以常例觀之則知綱目書法之深意矣

六月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屯

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浚命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沂中領精騎以佐張俊飛屯襄陽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

素志也

天象

地震求直言○秋七月以郭浩知金州邵隆知

商州經理商稅○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公輔召還為吏部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

斥安石之疏無暢于此者

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發明

書以陳公輔為左司諫而分注備載其所進之言。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矣。表而出之宜也。

廣義

王安石萬世之罪人也。自其作俑於神宗之朝。故後來凡有懷奸挾詐誤

國欺君者莫不悉踵其轍。其在徽宗時特甚焉耳。故時人語曰。大蔡小蔡破壞天下。大惇小惇殃及子孫。是知汴宋之亡。亡於王安石也。雖然。安石之惡。何始乎。始乎王旦。天書之偽也。然王旦之偽。非其本心也。真宗賄誘之也。然則神宗之寵信安石。豈非真宗有以教之。歟。真宗妄誕不經。又太宗一念不仁。有以致之也。故曾公亮有言。上與介甫如一人。豈非天乎。假令非天。則天津之鵲聲不啼也。嗚呼。人君創業一念不仁。其流毒有如此者。後之取天下者。烏可不應天順人。以為仁義之舉哉。故此適足以污青史無益也。臣感公輔推本之論。故又推其意。以及于無窮也。若曰穿鑿惡

何敢

劉光世復壽春○八月四川都轉運使趙開罷

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趙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兵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然茶鹽權酷奇零縮布之征

遂為蜀常賦則開作俑之責不能逃焉益尋以母喪亦去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

樞密院事

復讐大根本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溫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

通鑑綱目卷十三
兼侍讀至
是漸用事

發明

剛道浸長羣疑已亡衆正有彈冠之
慶小人有孤睽之勢斯時也高臺忽
傾曲池忽平若無虞也而聖人必致慮於
衰微之際揚于王庭發衆聽也君子夬夬
厲剛志也獲狐于田示無縱也射隼于墉
示必誅也前書秦檜免榜其罪于朝堂至
是而復爲畱守何前日惡之之深而今日
喜之之切耶自是漸進用事和議成而戰
功沮矣高宗何爲而不鑒前事
之失哉據事直書其義見矣

廣義

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其上六則
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周公繫爻象

之辭以爲小人爲禍至慘合當防微杜漸
不可使長故於初六有履霜之戒不然則
其禍不至於上六不已也若秦檜者奸險
小人之魁包藏禍心不露形跡至高宗詰
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奸也於是榜其罪
于朝堂示不復用可謂中興之幸矣彼朝
堂之榜浚豈不見秦檜之奸浚豈不知況
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
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
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
罪浚也高宗於檜榜其罪曰示不復用今
也榜墨未乾君信遂失自古國之所以爲
國者賴信義以扶持之也故曰賞罰必信
孔子曰民無信不立且閭閻賤品一或不

踐其言尚蒙失信之責況高宗為萬乘之主當國步艱難之秋曾謂信義而可失乎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使高宗張浚能守信義則秦檜終不起武穆終不死祖宗舊物必可復父兄之耻必可雪惟其不然故卒犯聖人初六之戒而馴致上六之禍君子讞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從秦檜則庶乎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

飛累戰皆捷遣牛臯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

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杜梁興等果歸之飛復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蔡州克其城

九月帝如平江○岳飛遣兵敗劉豫之衆于唐

州上疏請進軍恢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飛遣王貴郝叚董先復虢州盧氏縣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會劉豫屯兵窺唐州飛遣貴等攻破之焚其營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於是召貴等引還鄂州

發明

是時飛敗豫衆人人自奮正進取之時也且恢復乃高宗分內之事何苦

不許飛請前功盡棄可痛

畏縮而不之許乎然以岳飛之請不遂則知恢復之議難成高宗之意不許則知恢復之機有失嗚呼值進取之時為自沮之計其無意於中原可見矣豈有忘國大讎甘于退避者尚可以謂之有為哉綱目直書之于冊蓋所以深惜之耳

廣義

于時高宗一得武穆之捷奏便當連督諸將為援則劉豫必俘中原必復

今而有將如此而不得遂其志則高宗之怯懦可知矣故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徒與君子萬古之惜曰綱目何以書劉豫之軍曰衆曰古者天子六師侯國三師今於劉豫之軍而書曰衆而不曰師者明其聚眾為寇盜而非天子諸侯之師也此綱目正

名定分之大義也學者知之

冬十月劉豫使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猗于藕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

武穆所謂以中國攻中國也

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況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

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猗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浚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功會邊報日急張浚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

兵

藕塘之捷非浚不能成功

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

五十卒遂可戰勝

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猥率眾犯定遠。欲趨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猥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猥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猥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猥眾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矣。賊眾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眾大敗。橫屍滿野。猥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眾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猥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

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廣義

劉豫之魄喪于藕塘矣。向使聽高宗令張俊劉光世楊沂中等還保江上。而非張浚力主保淮南之謀。則賊勢愈熾。必不能致此捷也。雖然。師直為壯。劉豫以逆犯順。必其外雖眾而中必餒。自然之勢也。嗚呼。世有不度德量力而欲倖然以取勝者。適足以自敗也。果何益哉。

西遼耶律大石死

大石死。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

發明

大石前既稱帝此不書者不予其為帝也卒而書死外而貶之也綱目所謹者華戎之辨故其書法若此其旨嚴矣

十二月張浚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于淮

揚○趙鼎罷

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

亦有一隙明

浚議極是

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也鼎頓首謝

廣義

大抵進取中原浚與鼎素志也臣嘗考夫趙鼎陳戰守禦之三策矣其略

上下交

曰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經營大業無出於此今鼎反請高宗回蹕臨安則知鼎也故違張浚之見而自睽已意於浚何預焉且大臣謀國必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況浚與鼎好同魚水其間少有私忿者皆呂社以順為正有以致之也獨不見廉藺賈寇之而事乎于時即當去私忿幹公事與浚戮力王室同心恢復擇將任人復父兄之大讎其還祖宗之舊物不使王業偏安一隅而豐功盛烈勒諸鼎銘雖方叔召虎不足多讓顧不偉歟今乃不此之務有若庸人孺子瑣瑣爭尚小節鼎亦有所愧焉又況光世

驕情不恤國事蓋曾置酒高會不虞敵至而遁走南康嘗被易鎮矣鼎豈不知邪宰相非人尚可罷之況一鎮之將乎鼎爭之無謂也故綱目不書曰罷趙鼎而曰趙鼎罷者所以著其私意自罷而非朝廷罷之也綱目之旨微矣

折彥質罷以張守叅知政事○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頤頤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



也幅中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遂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時方召尹焞焞頤門人也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

發明

凡良法美政見諸行事則復而不從簡賢棄禮縱欲敗度之事則受命如響此中材庸主之通患也蓋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程頤頤死遂無傳焉是乃先正之確論而公輔反稱狂言誑語何其悖罔之極乎嗚呼當時禁學程氏專以孔孟為師抑不知孔孟之道程氏之學果有異同否耶孔子曰

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然而程氏之學道統攸繫百世以後推尊正宗他日朱子亦曰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豈為鄙夫所毀而遂廢之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大抵聖賢之道不行於當時而行於後世者理勢然也高宗但知尊孔孟而不知尊伊川非理勢乎正使孔孟在當時亦不見尊於高宗也夫何怪哉且孔子大聖也孟子大賢也孔子嘗見害于匡人見譏于桀溺見毀于武叔見無禮于子路之初贊其間口是心非者不為不少然於孔子也何損孟子學孔子者也歷聘於諸



通鑑綱目 卷十三
侯之國毀譽于愛憎之口亦何異於孔子哉是其道皆不得行於當時者然也伊川學孔孟者也高宗之於伊川非不欲以孔孟之徒待之但無擇善固執之功所以以邪爲正以正爲邪適爲君德之累公輔能禁伊川之學於當時其能禁于萬世乎公輔前詆安石之邪今詆伊川之正然則邪者固所當禁而正者豈所當禁者耶噫公輔欲禁伊川之學臣知非其本心也譬則聾者之於大韶瞽者之於子都也公輔豈可以春秋之法責備哉嗚呼伊川之學雖不見尊於當時而後世學孔孟者必自伊川始其尊之也至矣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臣敢以爲伊

川頌

丁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

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以張浚兼樞密使

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置使至是復置焉

何蘄還自金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何蘄還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

張魏公知
大義
心事可憐

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
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
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
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上太上
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諡曰顯肅又請命
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退而
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
誓殲敵讎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
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
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
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
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
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
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

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
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
時行家人禮
於內庭從之

發明直書始聞譏之也高宗父母久陷窮
荒而徒苟淹歲月弗克往救今而繼
崩漠然無識苟非何薛之還則曷從而知
之乎曩者便可卽真來救父母之囑可謂
託諸空言矣於戲高宗之於父母生旣不
能養疾旣不能藥死旣不能葬顧乃發哀
成服飾以虛禮孝安在耶語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高宗於此三禮
皆不能行則何以繼體承桃君臨天下哉
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也

廣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容議也高宗無恢復之志有偷安之心雖

曰致喪三年抑未也惡何取

以秦檜為樞密使○金初用大明歷

司天楊紱所造也

二月朔日食○遣王倫如金

詔以倫為奉迎梓宮使陛辭帝命謂撻懶曰河南之地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

三月帝如建康○以呂祉參謀都督府軍事張

宗元為參議官○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遙

尊宣和皇后韋氏為皇太后

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為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為皇太后

發明 甚矣高宗之愚惑也父母繼殂梓宮未返正聞樂不樂食旨不甘之時夫

何不思報復之圖遽加遙尊之禮高宗既汲汲尊崇所生之母曷思所以致而養之

今但隆以虛禮飾以虛詞謂之何哉原高宗之心惟耽衽席之樂竟忘父母之恩以爲父母既亡歸之何益吁莫厚於父母而愬不之顧於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故
蓋書譏之

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

光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收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

從

廣義

南渡中興之將世稱張韓劉岳然考光世顛末乃過不掩功者也列于諸

將豈定論乎

夏四月岳飛乞終喪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

監其軍

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鬪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

照破金虜心事

通鑑綱目

宋高宗紹興七年

續編

續編

兵

割然有盛

遠言滅金未幾失之太易

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請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而請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為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

沮抑武穆不成中興之功浚罪不下于檜

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土章乞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浚怒遂以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發明

直言固可為用而惡直言者忌之佞言本無所益而好佞言者悅之是時飛謀大舉見忌秦檜而以其兵詣浚飛因直言無隱見忤張浚而乃步歸廬山噫檜之姦邪固無足責浚亦忌飛謂之何哉蓋由飛性忠直略無避諱故浚從而惡之耳雖然君子和而不同安肯同而不和哉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嗚呼天不欲祚宋有賊檜以扼武穆之志焉然觀分注備載張浚武穆之事則知武穆以公道待浚浚以私意窺武穆張浚忌刻殘忍人也武穆守道篤信者也豈可同日語哉綱目大書岳飛乞終喪制遂還廬山則其見幾明決之義昭矣繼書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則其以私滅公之意顯矣此綱目書法之謹嚴矣

進賢不果

五月召胡安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未至而罷

張浚薦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明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照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復與祠

發明

楊氏曰代宗陷於藩鎮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殘破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異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信矣讒之不可不去也陳公輔因毀程氏之學胡安國力詆公輔之非而周秘石公揆等曲為辨說反論安國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一君子薦聽之為不足二小人毀信之為有餘高宗誠所謂易惑而難曉焉耳綱目書召胡安國所以致其喜之之意書未至而罷所以致其惜之之意也

廣義

安國以張浚薦道幾行矣夫何見沮於羣小朝奏疏而暮承貶其惜也可勝言哉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言其行其止固由於人而其所以行所以止則非人之所能也天也然則安國之道不行豈人之所能為哉嗚呼高宗見道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

六月沈與求卒

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淹練通達克已聽納

岳飛奉詔入朝遂遣還鎮

累詔趣飛還職。飛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悅。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為老壯，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廣義

高宗向嘗失信而用秦檜，今又失信而棄武穆。夫失信固不可也，用小人棄君子尤不可也。書曰：「一人三失，諸葛武侯曰：『近小人遠君子，後漢之所以傾頽也。』」其高宗之謂乎？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秋七月粘沒喝以憂

死

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虎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黨連坐者甚眾，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死。

發明

尚書左丞厥職匪卑，賄賂公行厥罪，匪小慶裔以賊敗而死，罪之宜也。故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三
書金誅者見一國之人誅之也然何以不
去其官書官正所以見其罪也金之臣如
幹离不婁室皆以卒書粘沒喝亦與二人
同功曷爲以死書原情定罪貶而絕之也
粘沒喝素善慶裔臨刑而有公早聽我言
豈有今日之語則其欲反之意可見故亦
不能無罪耳所以書憂死者見其因誅慶
裔而憂以致死也綱目是非之權衡此類
是也

八月以張浚爲淮西宣撫使○召淮西副統制

酈瓊赴行在瓊以衆叛降劉豫執呂祉殺之

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
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瓊列狀交訴
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而命楊
沂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副之往屯廬州祉
復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曰張丞相但喜
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闊略况小嫌邪
當爲諸公辨之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
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制靳賽兵權書吏漏
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盡得祉所言
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等爲大帥而召
已赴行在大懼遂謀叛諸將晨謁祉瓊袖出
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
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
不及爲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

呂祉守正而死

吳氏賢甚

劉永衡皆死。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祉北去。距淮三十里。祉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祉罵曰。死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酈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遂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而還。詔張浚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發明

酈瓊與王德構隙。積不能平其矛盾之情。已久。特以朝廷處置之失宜耳。

迨夫呂祉設謀機事不密。而反爲逆豎之所害。惜哉。是以酈瓊悖逆。不能無激變之非。呂祉謀事不能無乖刺之失。故於瓊則書叛降。以著其罪於祉。則書執殺。以致其譏。不然。則祉死於國難。必以全節之例予之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不可以作史之常法視之也。

廣義

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泄軍情。以致酈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酈瓊之叛。呂祉致之也。呂祉之死。酈瓊之叛。又張浚不聽武穆之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

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帝未嘗不改容涕洟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酈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廣義

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薦檜今則排之昔也仇鼎今則

不怙前失是其好處

賢

進

薦之何其暗于昔而明于今也嗚呼以浚之作人而其一得一失尚如此然則觀人者信乎其難矣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廣義

前載張浚薦趙鼎繼書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足以

見高宗聽言之美

冬十月安置張浚于永州

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為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

不念前功高宗昏而寡恩

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帝意解遂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發明

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

周公要之皆不及漢昭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為不專終焉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噫唐憲欲平淮蔡專任裴度讒言不入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逮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業者而以浮言疑浚哉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向使浚聽武穆之言則鄙瓊不叛呂社不死而在已之罪果何自而來哉惟其以頃刻不平之私遽違武穆公道之言後雖自悔其何能及是以助人之忌起君之怒而幾陷大戮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傳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可不戒哉

進

閏月以尹焞為崇政殿說書

初焞被召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至涪親遣焞始就道會陳公輔攻程氏之學焞至九江遂留不進張浚言焞拒劉豫之節且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焞至建康復以疾辭帝曰焞可謂恬退矣趣召入見命為秘書郎兼說書

廣義

綱目載和靖得伊川之易傳信矣觀其在涪也則用夫艮之六四其被聘也又用夫蹇之初六彼艮之六四周公繫之曰

艮其身无咎蓋言時止則止故无咎也非在涪之義乎蹇之初六周公繫之曰往蹇來譽蓋言往遇險來得譽止而不進是有見幾之矣故來則有譽也非應聘之義乎嗚呼和靖深得於易固為賢矣若范冲力薦和靖不賢而能之乎然則高宗能用和靖非和靖之幸實高宗之幸也

張俊棄盱眙還建康○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

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

收復中原不報

使其自相
吞噬極妙

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二人特厚兀朮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兀朮兀朮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會豫請立麟爲太子金主亶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穎許諸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朮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因執其手

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爲乃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宣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敲殺貌似人請汝舊王少帝來由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白責也豫語塞十二月與家屬徙臨潢岳飛

失此機會
專主和議
何其愚也

通鑑綱目

卷十三

三

奏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不報。輕行而掩之曰。襲執者執其有罪之詞。貶之也。劉豫叛宋事金苟焉無恥。而以爲建立一邦。傳嗣萬世。迨茲八載。仍復廢棄。然則夷狄果可與之共功哉。世忠岳飛志存恢復。此乃機會耳。安有中原故地而不聽。則是自失機會耳。安有中原故地而不思克復。女真讎恥。不思報償。尚可謂之有人心者乎。直書不報深譏之也。

廣義

奇哉武穆之敗劉豫也。不廢一鏃。不遺一矢。而所費用者不過蠟書之半。紙耳。何其識之高而算之神耶。彼兀朮劉豫特武穆掌中之玩物耳。當兀朮發憤以

責豫。劉豫怕死以求生。斯時也。武穆知之否乎。若曰知之。武穆必爲之絕倒耳。雖然。武穆既敗劉豫。則中原空矣。于時即當連督諸將乘時進取。則中原唾手可復矣。中原既復。則金虜失其屏蔽。所謂唇亡齒寒。瓶罄壘恥是也。夫何高宗一以懦弱自處。不聽忠良之謀。終不足與有爲。而徒起君子不平之忿於千古。

十二月王倫還自金尋復遣之

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逾五日復遣倫奉

通鑑綱目

卷十三

三

續編

宋高宗紹興七年

迎梓宮
于金

發明

高宗不能奮義理之勇以雪國讎而徒卑禮厚幣屈辱於金然則何益之

有哉直書尋復遣之所以深惡之也

廣義

分注金人還梓宮及太后許歸河南也此撻懶之意非虜主之本心也况

虜情狡詐其言必不能踐豈可輕信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三

